综述：软硬件协同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剪枝方法

摘要

1. 引言

过去五年，卷积神经网络在多个计算机应用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3]。以AlexNet[4]、VGG-16[5]、ResNet[6]等为代表的卷积神经网络在图像识别、人脸识别、目标检测、语义分割和自动驾驶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成为当前最主流、使用效果最好的方法。尽管在很多领域都成为了最佳算法，但卷积神经网络（CNN）的计算同时具备了访存密集和计算密集的特征限制了它在很多场景中的应用。CNN的出现给传统的计算机硬件平台带来了诸多挑战，其访存密集的特点使得处理器对带宽的要求超出了现有内存接口的限制、其计算密集的特性导致CNN的部署将在嵌入式处理器和CPU上变得极其困难。上述特点使得CNN的训练和推理大多在图形处理器（GPU）上运行。CNN中90%的操作可以被规约为矩阵/向量乘累加（MAC）操作，GPU平台拥有比CPU和嵌入式处理器更多的流处理单元和运算器，在处理MAC时可以拥有更高的并行度和计算效率，然而GPU昂贵的价格、巨大的功耗和芯片面积使得其功耗消费比很低，因此在一些对功耗和成本敏感的场合中，使用GPU来加速CNN任务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对CNN进行优化并将其运行在更廉价、更轻量和更快的硬件平台上成为了一个很有必要的工作。

对CNN的优化要同时结合其计算密集和访存密集的特点。CNN往往带有庞大的网络结果和海量的参数，以ResNet-152[6]神经网络为例，其拥有150层以上的卷积层和全连接层结构并拥有多达十亿个参数。如此庞大的网络结果和参数规模使得CNN要占用大量的存储空间，并且很难被放入访存速度最快的芯片片上存储器中，因为这些存储器往往昂贵而且空间受限。此外，每个卷积层的都要按照卷积-池化-激活-归一化的顺序执行相应的操作，巨大的网络规模带来了巨大的计算规模，限制了其在硬件上的计算与应用。本质上，CNN的计算密集和访存密集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由卷积计算模式和CNN黑箱性质决定的。因此想要对CNN进行优化，就必须从其网络结构或参数特征上进行突破。

谷歌提出的DenseNet[7]首次针对CNN进行了结构上的优化。CNN虽然拥有海量的参数参与计算，但是大多数参数的绝对值都很小，只有小部分绝对值大的参数才对网络性能和最终结果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基于此现象，谷歌发布了网络结构精炼、参数数值分布更大的网络DenseNet。其实验结果证明DenseNet凭借更稠密的参数，完全可以使用小得多的网络规模和计算规模达到与更大规模网络相同的效果, 从而让手机设备也可以部署使用CNN算法的应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DenseNet的实际性能已经难以跟上当下最先进的CNN模型，比如AttentionNet[8]。另一方面，[9]首次提出了知识蒸馏的概念，引入了“教师-学生”模型，利用强化学习的理念来训练出一个结构更小的CNN网络。然而知识蒸馏方法在训练阶段需要同时维持对教师模型和学生模型的更新，因此比普通CNN花费了更多算力和时间，且强化学习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得到一个效果较好的精炼模型。VGG-16[5]和ResNet[6]的成功证明了CNN的网络规模对其性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优化CNN网络规模、修改其结构的做法会必不可少的带来较大的性能损失。

在不修改CNN结果的前提下，对其参数特征进行改动与优化成为一条更可行、代价更小的道路。量化与剪枝是该思路下最常见的两种方法。量化方法通过将原CNN中的浮点参数与数据近似化为定点数据来优化计算。相比浮点数据格式，顶点数据格式虽然损失了部分运算精度，但拥有更小的存储空间、更少的计算周期数和计算资源需求量，直接减少了CNN模型对访存和计算资源的需求。此外，在神经网络海量参数的黑箱计算模式下，完全可以通过重训练的方法使量化方法几乎不损失任何模型性能[10]。但是量化方法并不能减少中间数据的规模[13]、并不能减少计算次数，因此简单的使用量化方法只适合一些规模较小的模型[11]，在处理规模较大的CNN时难以取得好的效果。

在CNN模型中，ReLU[12]是最常用的激活函数。在ReLU函数的作用下，CNN的输出会变的越来越稀疏。剪枝方法即利用了CNN的稀疏特性，通过对权值的稀疏化：将参数中不符合某些条件的元素设为0，使得CNN计算变成了稀疏矩阵乘稀疏矩阵的传统问题。相较于原来的存储格式，采用CSC数据格式存储的稀疏矩阵不仅不会改变任何数值，还能大大节省存储空间，极大的缓解了CNN访存密集的问题。此外，稀疏矩阵中大量的0元素和0计算被跳过，减少了计算次数、计算资源和运行功耗，提高了计算速度，成为现在CNN模型在硬件平台上部署的一种主流优化方法。以CSC为代表的经典稀疏矩阵格式虽然压缩了数据中的0元素并对非零元素进行了编码，但这也导致了在计算时需要对该格式的数据进行额外的解码。这一解码步骤往往包含较多的控制语句与跳转语句，会导致硬件的计算效率降低，因此设计软硬件协同的CNN剪枝方法成为现在学术界与工业界的焦点之一。

本文的主要内容为：

1. 介绍经典的CNN剪枝方法及其特点；
2. 介绍适合CNN剪枝模型运行的硬件平台及其特点；
3. 介绍几种较有新意的软硬件协同剪枝方法；
4. 背景

以CPU和MCU为代表的硬件平台往往是一种通用的、性能均衡的处理器。这种运算器通过精巧的多发射和乱序处理设计，可以以较高的效率运行经典的、满足各种普通需求的应用程序。现在的高端处理器往往有很大容量的缓存(Cache)、性能很高的分支预测器和很高的分支跳转运算性能，但由于需求和成本的考虑，算术运算部件的数量却很少。CNN高计算密度的特点使得CPU和MCU已经很难应对此类需求，CNN模型逐渐被移动到GPU上。

GPU最初是针对图形、图像、视频流和动画游戏渲染的需求进行设计的。图像视频相关的操作中包含有大量矩阵向量乘计算，而分支跳转与控制指令却少得多[14]。矩阵向量乘操作在算法层面上就具有很高的并行度，因此对这类运算的加速要求硬件具有较多的计算部件而不需要考虑跳转指令对程序的影响。上述特点导致了GPU在设计上具备很高的峰值计算性能和浮点运算部件，拥有完备且性能高度优化的矩阵操作算子库。但增加的计算部件同时带来了惊人的功耗和芯片设计面积。巨大的运行功耗导致GPU的设计不得不考虑散热成本，巨大的芯片设计面积也不可避免的导致流片良品率降低。这些因素影响着GPU的设计与生产成本。尽管CNN模型可以高效的利用GPU上的高性能运算器和算法库，但其GPU高昂的价格仍然严重制约CNN模型的应用。

CPU和GPU在部署CNN时都面临挑战，考虑使用其他计算平台就成为新的选择。在部署CNN算法时，现场可编辑逻辑部件（FPGA）和专用集成电路（ASIC）成为主流的硬件平台。FPGA和ASIC都可以针对特定算法进行优化设计，通过采用可配置的逻辑设计与模块化的开发方法使得FPGA与ASIC很适合加速或适配一些在CPU和GPU上处理效率不高的应用程序。目前，语音识别、碱基对匹配等许多算法已经完成在FPGA和ASIC上的专用适配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1][15]。此外，CNN模型，特别是CNN剪枝模型，由于其网络参数结构的高度异化或不规则，尤其适合在FPGA与ASIC这种可配置硬件平台上运行[16]-[20]。

1. 理论

剪枝方法，从其剪枝对象上来看，可以分为结构化剪枝和非结构化剪枝，也被称作粗粒度剪枝和细粒度剪枝。而结构化剪枝从其剪枝单元上来看，又可以分为通道剪枝、滤波器剪枝和形状剪枝。

* 1. 非结构化剪枝

非结构化剪枝为最早被提出的一种剪枝方法，他的特点是不受网络结构的约束，对所有结构中的所有参数进行全局约束，如图1所示。非结构化剪枝将所有不符合预设调参的参数设置为0.因为该方法的基本剪枝对象为参数元素，所以非结构化剪枝又称作细粒度剪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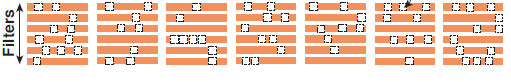


图1 非结构化剪枝

非结构化剪枝的优势在于很好的保持原CNN网络的精度性能。由于其对参数进行了全局约束，因此该方法往往能保持全局重要的参数，进而保持了CNN模型性能的稳定。但该方法的缺点也同样明显，由于全局剪枝导致的零元素分布没有规律性，细粒度剪枝后的CNN权重的稀疏度分布不均匀、不规则，这种不规则的数据格式会对访存数据通道造成较大的性能影响，因为现在的DDR通道往往在访存规则连续时才可以发挥更大性能。此外稀疏度不均会导致硬件平台内的稀疏运算器负载不均衡，由此带来的短板效应会进一步制约硬件资源利用率和运行加速比。

* 1. 结构化剪枝

结构化剪枝中的通道剪枝和滤波器剪枝的剪枝对象例较非结构化剪枝粒度更大，往往是一个输入通道或是整个滤波器中的所有权值，因此结构化剪枝又往往被称作粗粒度剪枝。形状剪枝针对的是滤波器中的某些立方块，但最先进的CNN模型中卷积核的尺寸往往为3x3或1x1，在这种情况下形状剪枝更接近细粒度剪枝，所以本文对此不作讨论。

结构化剪枝的两种方法如图2所示。由于剪掉了整个输入通道或是滤波器，因此粗粒度剪枝剪掉的参数更多，具有更高的压缩比。由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该方法剪掉的都是很规则的模型结构，在访存时不会导致性能下降，因此该方法是对数据通信更加友好的一种方法。此外，规则的剪枝也有利于编译器或是硬件调度方法设计出更加均衡的计算负载流，提高了整体的硬件资源利用率。但是相对于细粒度剪枝，该剪枝方法的粒度较粗，往往会因为权重的位置而剪掉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参数元素，带来了更多的精度性能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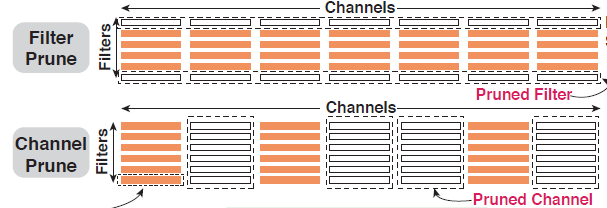


图2 结构化剪枝方法

由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结构化剪枝还是非结构化剪枝，都有着各自的优势和短板。学术界和工程界需要更新、更好的方法来解决CNN剪枝的软硬件协同问题。

1. 方法
2. 结论

参考文献

[1] K. He, X. Zhang, S. Ren, and J. Sun, “Delving deep into rectifiers: Surpassing human-level performance on ImageNet classification,” in Proc. IEEE Int. Conf. Comput. Vis. (ICCV), Dec. 2015, pp. 1026–1034.

[2] R. Girshick, J. Donahue, T. Darrell, and J. Malik, “Rich feature hierarchies for accurate object detection and semantic segmentation,” in Proc. IEEE Conf. Comput. Vis. Pattern Recognit., Jun. 2014, pp. 580–587.

[3] J. Redmon, S. Divvala, R. Girshick, and A. Farhadi, “You only look once: Unified, real-time object detection,” in Proc. IEEE Conf. Comput. Vis. Pattern Recognit. (CVPR), Jun. 2016, pp. 779–788.

[4] A. Krizhevsky, I. Sutskever, and G. E. Hinton, “ImageNet classification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in Proc. 25th Int. Conf. Neural Inf. Process. Syst., NY, USA, pp. 1097–1105.

[5] K. Simonyan and A. Zisserman, “Very deep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large-scale image recognition,” 2014, arXiv:1409.1556. [Online]. Available: http://arxiv.org/abs/1409.1556

[6] K. He, X. Zhang, S. Ren, and J. Sun, “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 in Proc. IEEE Conf. Comput. Vis. Pattern Recognit. (CVPR), Jun. 2016, pp. 770–778.

[7] Deng Z , Jiang Z , Lan R , et al. Image captioning using DenseNet network and adaptive attention[J]. Signal Processing Image Communication, 2020, 85:115836.

[8] Bush G , Shin L M . The Multi-Source Interference Task: an fMRI task that reliably activates the cingulo-frontal-parietal cognitive/attention network.[J]. Nature Protocol, 2006, 1(1):308-313.

[9] Fukuda T , Suzuki M , Kurata G , et al. Efficient Knowledge Distillation from an Ensemble of Teachers[C]// Interspeech 2017. 2017.

[10] Bethge J , Bartz C , Yang H , et al. MeliusNet: Can Binary Neural Networks Achieve MobileNet-level Accuracy?[J]. arXiv, 2020.

[11] Dong W, Jingfei J, Jinwei X, et al. An Energy-efficient Speech Classification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Accelerator Based on FPGA and Quantization

[12] Yarotsky, Dmitry. Error bounds for approximations with deep ReLU networks[J]. Neural networks: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ural Network Society, 2017, 94:103.

[13] Wang D , Xu K , Jia Q , et al. ABM-SpConv: A Novel Approach to FPGA-Based Acceleration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Inference[C]// the 56th Annual 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 2019. 2019.

14] Jin X , Chen S , Mao X . Computer-Generated Marbling Textures: A GPU-Based Design System[J]. IEEE Computer Graphics and Applications, 2007, 27(2):78-84.

[15] 邵清. CNN全连接层FPGA硬件实现技术研究[D]. 2019.

[16] Luo T , Liu S , Li L , et al. DaDianNao: A Neural Network Supercomputer[J].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s, 2017.

[17] David, Kanter. Google TPU Boosts Machine Learning[J]. Microprocessor report, 2017, 31(5):18-21.

[18] Wang Z , Xu K , Wu S , et al. Sparse-YOLO: Hardware/Software Co-Design of an FPGA Accelerator for YOLOv2[J]. IEEE Access, 2020, PP(99):1-1.

[19] 王巍, 安友伟, 黄展,等. 基于CNN的红外图像边缘检测算法的FPGA实现[J]. 光子学报, 2012, 041(011):1354-1358.

[20] J.J. Martínez, Toledo F J , J.M. Ferrández. New emulated discrete model of CNN architecture for FPGA and DSP applications[J]. 2003.